

□胡建金 陈炜芬 严晶晶 陈雅雯

半世纪“惠民”路

初春,云和县图书馆。77周岁的荣誉馆长陈惠民与退休前一样,每天坚持“打卡”上班。他坚定的步履,在云和这个“第二故乡”走过半个世纪“惠民”之路:他担任过两届浙江省政协委员、四届县政协委员,云和的城市发展和文化建设总少不了他的“身影”;以图书馆为平台,颁发“爱才奖”持续40年;以乡土风情为素材,抒写云和“山水家园、童话世界”的华美诗篇;以神秘数学为主攻方向,打造木玩文化的生趣盎然……

北大才子“落户”山村

见到陈惠民时,他裹着一件黑色中长款夹克大衣,质朴、温厚、不苟言笑,仿佛刚从一本笔画饱满的线装书里走出来。随着他的娓娓道来,一段值得品味和铭记的时光,在眼前缓缓铺开。

出生于黄浦江畔的陈惠民,是在老城隍庙的玩具堆和福州路的旧书店中长大的。

1970年夏,在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的陈惠民,毕业时遭遇“文革”,被分配到地处浙西南的小县云和。车在山道上颠簸,朝着大山深处的褶皱一路前行,将他送到了海拔1070米的黄家畲村,成为一名初中数学老师。

告别了南京路、未名湖、王府井,24岁的陈惠民开始了他从未想过的人生。

课堂里是不会说普通话的学生,生活中是每月28斤的米和仅有的4两油。从未干过农活,烧过饭的北大高材生,不得不硬着头皮适应这里的生活,挑水、砍柴都得从头学起。

一次,他看到学生爬到树上砍树枝,便“照葫芦画瓢”,却不慎捅到蚂蚁穴,全身被叮咬。“雪上加霜”的是,他砍下的是没人要的漆树,导致全身过敏好多天。

这种陌生的日子,将怀抱理想的他打入“谷底”。“我时常想到两个人,苏东坡和范仲淹,常用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名句给自己打气。”

休憩时,学生给他表演竹笛演奏、毛竹荡秋千,跳《北京的金山上》……家访时,他目睹了山里人的纯朴和对知识的渴望,深感“种文化”的迫切。

周末的大多数时间,他喜欢待在宿舍,

与各种书籍为伴,“很轴也很宅”。除了一床打着补丁的棉被外,房内最多的便是书,“堆在随手可以拿到的各个角落”。

这个习惯,也跟随36岁的陈惠民一起来到了云和县图书馆。

从乡下学校到县城图书馆,陈惠民如鱼得水:这意味着自己不在任何一个学术梯队中,也意味着可以时时读到包罗万象、与社会同步更新的藏书,随心喜好了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当时的老馆建在祠堂里,面积小,藏书也不多,书籍借阅等日常工作全靠人工登记,费时费力。即便条件简陋,他依然尽全力发展当地阅读文化,为这个山城播下文化的种子……

“爱才奖”颁了四十年

1983年,刚上任馆长一年的陈惠民认为,小县城要发展必须靠人才,便以图书馆为平台,设立“爱才奖”。

“爱才奖”没有奖金,最初只有证书和一枚做工略显粗糙的铜质方牌。

方牌是陈惠民找人专门定制的,正面刻有“惠泽留芳”四字,背面的表格内印有A至Z的字母,是图书馆各种书籍的分类,且AZ恰好与吴语方言中的“爱才”谐音。

“爱才奖”每两年颁一次,每次评选出十名以内的优秀人才,设立至今已40年。

获奖者从百科到百业、从本土到世界;他们既可以是土生土长在云和的奋斗者、为云和作贡献的外来人士,也可以是驰骋全球的云和籍同胞。于是,山水诗人与玩具工匠、环卫工人与香菇师傅、医学骄子与新闻大咖、非遗传人与根雕艺人纷纷亮相颁奖台。

一位当地画家为获此奖,蓄须明志,直到获奖时才剃去留了多年的胡须,穿上正装去领奖;一位知名学府的大学教授,千里迢迢赶来,只为领回这枚小小的奖章;一名获奖者,将铜质方牌反复抚摸后装入锦盒,锁进保险柜。

日本株式会社大富董事长张丽玲说:“来自家乡的关怀与鼓励,是一件令人无比激动和幸福的事!”

浙江大学教授、博导张应杭说:“我特别珍惜来自故乡的‘爱才奖’,我将以它为自己学术人生的新起点,用自己毕生的努力回报故乡的养育之恩!”

……

这些获奖者,除捧回奖牌外,每人还会得到一份由陈惠民撰写的颁奖词。2015年底,《爱才奖授奖词集》问世,里面收集了三十多年来的236篇颁奖词。

一篇颁奖词不过寥寥百余字,在陈惠民笔下却有千钧之重。他对每篇颁奖词都字斟句酌,或引经据典,或直抒胸臆。为了写云和籍乡贤、台湾新竹交通大学蓝若天教授的颁奖词,陈惠民研读了他三十多万字的著作,这才有“辨析旧说之谬论,累积合理之涓滴,汇聚顺畅之理论巨流”的真挚评价。

40年间,“爱才奖”这项有温度、有力量、有表情的创新评价机制,一直活跃在云和人民的视野中,成为众多游子连接家乡的一抹“乡愁”。

陈惠民则把自己和那份“知之愈深,爱之弥坚”的惜才情怀,深藏其后,甘当“无名者”。

云和的“文化百科全书”

说陈惠民是云和“百科全书”,最为恰当不过。

在现任图书馆馆长潘丽敏眼里,“我们都是老馆长带出来的,他从不拒绝为云和做事,把一切都给了云和”。副馆长刘海燕和陈丽红说:“陈老师什么都懂,快80岁了还有点像小孩,对语、数、英特别痴迷。”

23年前,县城凤凰山下的一块“边角料”,在陈惠民的规划设计下,落成为一座江南古典园林式的国家一级图书馆;藏书20余万册、绿化面积超过60%,并同步创建了以木玩、童话、景观、设计为特色的玩具博物馆,当地百姓引以为豪。

他一直潜心研究云和文化,曾是省、县政协委员,坚持参政议政、贡献智慧:提出“山水家园、童话世界”的城市品牌,挖掘云和女神文化、玩具文化、冶炼文化、梯田文化、为道路公园命名,为当地村量身定制导游词……云和人都说,“老委员比云和人更懂云和”。

退休了,参政议政没停步,县里无论是开展城市建设还是文化活动,需要他出智出力从不推辞。征文征稿、征求意见,他都积极回应。

在服务云和玩具业的过程中,他以玩具数学为主攻方向,从积木足球的两面角、小鸟客栈的三脚马,到民间益智游戏的华容

道、中国木拱桥、金字塔锁球……他常常用一年时间解决一个数学问题,“将Impossible转换成I'm possible”。

地平节气日晷,是他最新的一项研发成果;以每天太阳的位置变化,对应相应的节气。不久后,这件富有科技含量和传统文化内涵的木玩产品,将成为当地一村落的新景观。

于他而言,与北京同经度、与珠峰同纬度的云和,有着令人着迷的乡土文化,激发出无限的创意——

“雏菊花拼板”,源自云和银矿文化;“鸳鸯礁”“环球节气日晷”“环球日出日时钟”等,映射云和梯田文化;“金字塔锁球”,来自云和的抗战文化……它们既是木制玩具,又是旅游景观,呼应着云和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当然,陈惠民也有不为人知的“秘密”。由于先天不足加上常年高强度用眼,他的视网膜萎缩,感光细胞近乎死亡,“几乎成了盲人,我办过残疾证”。上街出行,妻子会走在前面,充当他的“盲杖”。他辨不清任何一张脸,被误认为“不爱搭理人”;他没办法从衣柜里找到自己的衣物,生活上处处要人照顾;岳母嗔怪他是个“书呆子”,妻子则疼惜他“永远让人操心”……

即便如此,陈惠民探求云和乡土文化的热情丝毫不减:阅读纸质文献,用高倍放大镜;遇到电子文档,借助听书机把文字资料转化成有声文档。为了创作,他利用电脑语音提示功能,一字一词完成输入……

年轻时,陈惠民曾有机会离开云和,但他没有走。如今,儿子是外企工程师,女儿是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留在云和,他更安心了”。

“我这辈子最亏欠的人,是98岁的母亲。”提及老母亲近年行动不便,一直由妹妹照顾,他有些哽咽,“上海的老房子拆迁了,两年后拿到新房,到时我一定要回上海多陪陪她”。

生活在第二故乡53年,这里的一屋一字,一草一木,都是他所热爱的。图书馆的每个角落,他更是熟悉不过,虽然眼睛看不到,但可以自由穿行,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每逢工作日,陈惠民都在馆内专属的研究室里,书写资料,探索琢磨——如同花园里的杜鹃花叶,一年四季,绿得沁心澈腑。

□张勇

声音大小

人与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我认为是嘴,除了吃喝,我们多了一项——说话。或许您会说,人有人言,曾有兽语,驴鸣如哭,马嘶如笑,动物也有动物的表达。我不否认,动物也有表达,但那毕竟是极为浅层次的,和人不相比,还是有着霄壤之别的。

不知您注意没有,人说话,在不同的场合,音量是不同的。如果仔细观察,通过人们说话声音的大小,或可窥测其心中的隐秘。

大声说的话,多半是小事。小声说的,反而常常是大事。君不见,那些罔顾左右,高谈阔论,或者在公交车上、地铁里,抄起手机,嗓门洪亮唾沫横飞震耳欲聋的讲话者,他们说的全是鸡毛蒜皮不值一提更不值得别人听的小事。而那些声如细丝声若蚊蝇附耳低言唯恐第三个人听到的常常是翻江倒海扭扭乾坤的大事。

有个笑话:兄弟两人一起种田,哥哥喊弟弟回家吃饭,弟弟大声嚷道:“等我把锄头藏在地头就回去。”吃饭时,哥哥关照弟弟说:“凡是藏东西,都不能大叫大嚷,否则就容易被人知道而偷走。”弟弟点头说:“知道了。”弟弟饭后先下田,不见了锄头,急忙赶回家贴着哥哥的耳朵细声细气地说:“锄头已经被人偷走了。”

该小的时候不小,正好弄反了。

大声未必引人注目,相反,很多时候,倒是小声让人侧耳倾听。古人说,有理不在声高。现实中的确如此,感觉自己不占理,越要将声音提高八度,好像声音高了,理也提高了。其实是欲盖弥彰,想用声音掩盖自己的失理,毫无效果。

有些人,努力提高嗓音,就

是为了引人注目。可那得分你是谁,看你这个人本身有没有分量。贩夫走卒平头百姓人微言轻,即使把声音提高八度,也不见得能有听众;而重要人物声音越低,越是有人围在身边拼命地伸着脖子听,也就因此越显得更加重要。所以就算是天生的大嗓门,一旦意识到了自己的重要,为了显示身份也得练着压低声音,就像19世纪欧洲淑媛们,宁可屏住呼吸也得套进挺胸束腰的鲸鱼骨裙衬里,以免被人当作马夫的女人或鞋匠的老婆。

有些人,声音该大的时候不大,该小的时候偏又大了。如果是公共场所,说话声音的大小,直接反映出一个人的文明素养。梁实秋说:“一个人大声说话,是本能;小声说话,是文明。”一些人,在领导面前不敢高声,在有求于他人时也不敢高声。换个场合,领导不在,他也不必有求于谁,他们的声音立马变得比谁都大了。不难理解,那种总是被压抑的心态,致使他们难免通过大声说话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平衡一下心中的积郁。

有些时候,需要我们站出来,将声音提高八度,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面对犯罪、道德败坏、政府不作为、社会风气不好等问题时,应该大声疾呼,可您看看吧,那些原本善于高谈阔论的人们,早就不见了踪影,消失得比龙卷风还快。剩下的有数的几个,也只是私底下躲在角落里小声嘀咕嘀咕,往往是第三人听不见的那种。

可是,当这些人回到家里,又恢复了高谈阔论的本色,又在眉飞色舞唾沫横飞地大声谴责:道德沦丧、信仰缺失、不可救药。这时候,他们的声音都快捅破天了。

□刘晓伟

守护灵魂

我面前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独自守护在一块墓地前,神情肃然;一张是一个抱着洋娃娃的小女孩,绽放的笑脸如同春天的花朵一样灿烂。

两张照片诉说着一个真实的故事,它是如此不幸,又是如此感人。

一天,瑞典青年医生伯恩特由于工作过度疲劳,加大喝了酒,在开车回家途中将一个名叫爱玛的两岁女孩撞死。事后,悔恨交加的伯恩特跳楼自杀,摔断了脊椎,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一生。法院鉴于伯恩特的认罪态度和身体状况,决定免刑处理,但他为了赎罪,每天来到爱玛的墓前忏悔祈祷。他说:“我要一直陪着爱玛,我不愿她寂寞。”

就这样,30多年来,无论酷暑严寒,在小爱玛的墓前,人们都能看到那块镌刻着她的名字和生年的石碑,还看到一块由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竖起的“石碑”。两块石碑默然相对,一块令人无比痛惜,一块令人无比感伤。

作为悲剧的制造者,伯恩特尽管在刑

律上得到了赦免,却把自己送上了道德的法庭,他以人类的良知对自己进行严厉的审判,判决自己用灵魂服刑的方式终身赎罪。

法国作家司汤达这样比喻:“羞耻心是人的内衣。”我想做人只有守住这层“内衣”,才能保有人性的温度,不失基本的尊严,也才有重生的希望,正所谓知耻而后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为人一生,难免会犯过错,重要的是勇于自省,知错能改。做了损害他人的事,如能悔恨自省,痛改前非,便是自新的开始。

知耻而后勇的伯恩特,忠实地执行着对自己的判决,终身守护着一个过早凋零的生命,守护着自己良知未泯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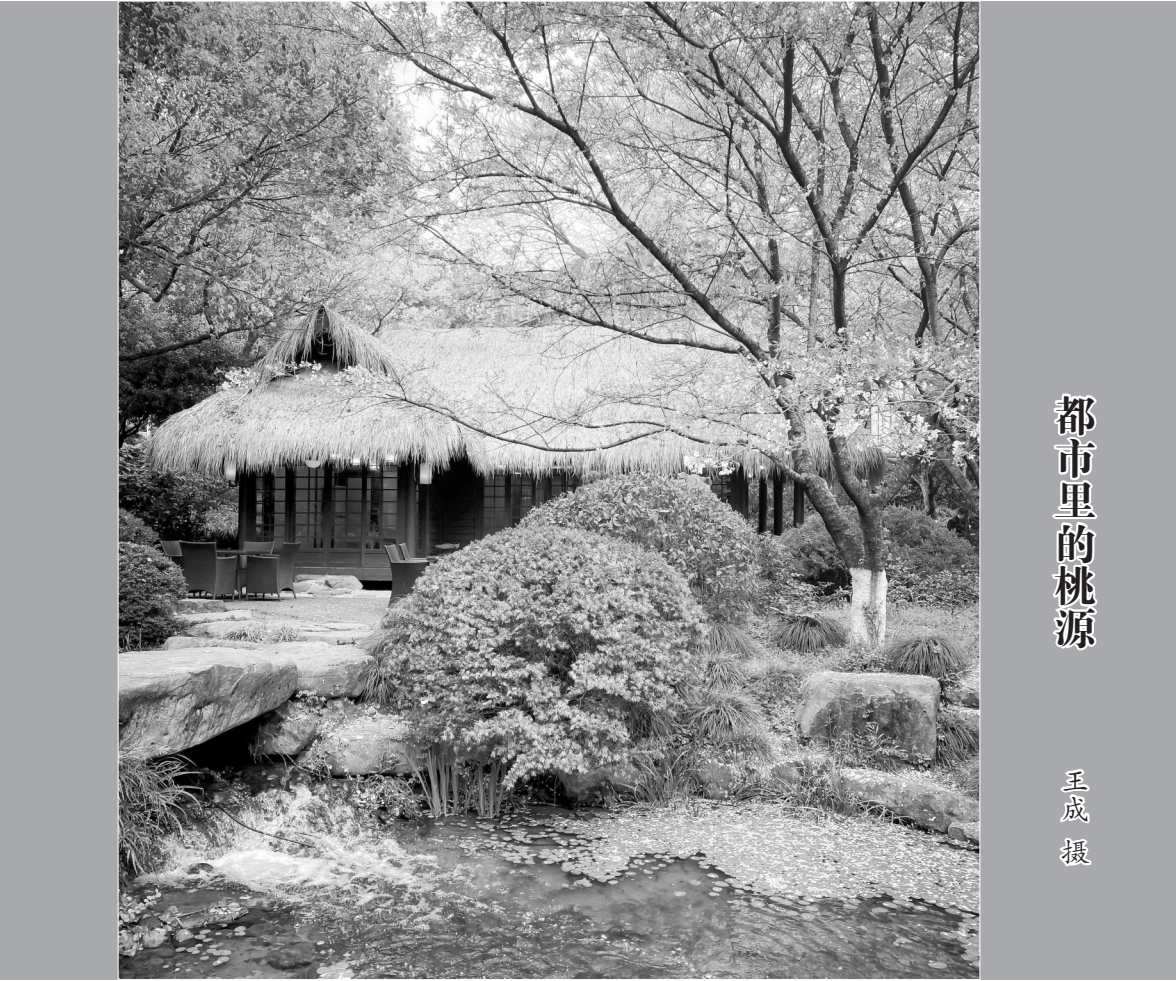
所谓灵魂,原本是宗教思想的一个概念,认为灵魂能主宰人类躯体,并能超脱躯体而存在。按科学的认知看,灵魂是指人类的一种大脑意识和精神活动。人们把二者的理念契合在一起时,便赋予了灵魂以人之为人的最核心的内涵,即道德与人格。所谓人格,在哲学层面有各种阐释,直

白地说,就是做人的资格。如果对他人的苦难毫无悲悯情怀,对自己的罪错毫无羞耻之心,就丧失了人之为人的灵魂,也就丧失了做人的资格。正如孟子所言,人应当有恻隐羞恶之心,否则非人也。

可是现实中我们看到很多不知耻而勇的人,他们违章驾车撞伤路人却逃之夭夭,肆意殴打无辜弱者而有恃无恐,欺诈骗取他人钱财仍然心安理得,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竟认为天经地义……我们还看到很多人身陷囹圄后悔恨不已,却并未真正引以为戒,结果重蹈覆辙。这些人为一己私利出卖了良知,把“内衣”典当给邪恶,最终将自己绑在耻辱柱上,遭到正义的审判和公众的唾弃。

小爱玛是不幸的,在还没触摸到阳台上的鲜花时,她就过早凋谢了;小爱玛又是幸运的,在她生命安息的地方,始终有温暖的人性相伴守护。

因为有了这样的守护,小爱玛才会安详长眠,永不孤独;因为有了这样的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才会花朵缤纷,永不荒芜。



都市里的桃源

王成 摄

□陈鲁民

蜗牛角上争何事

特别喜欢白居易的《对酒五首·其二》:“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诗写得豁达而洒脱,睿智而通透,洞悉世态,一语中的,我每读都有启迪,都有省悟。

蜗角典出《庄子集释》,传说有建立在蜗牛角上的国家,右角上的叫蛮氏,左角上的叫触氏,双方常为争地而战,动辄血流成河,伏尸数万。后以蜗角比喻微小之地。

人活一世,纵使再轰轰烈烈、叱咤风云,再惊天动地、山摇海澜,其实也不过是在那小小蜗牛角上一番折腾,所能生活的空间何其狭小,所能享用的资财何其有限。所以,芸芸众生,世间万物,还有什么好相争的呢?人生苦短,至长也不过百年,与永恒无垠的宇宙相比,就好比石头撞击时所碰撞出来的一点点火光那么短暂,转瞬即逝,人这一辈子,不知不觉也就过去了。

既然如此,那就应珍惜宝贵人生,不虚时光,勿做无益之事,勿为无用之功,力求把日子过得丰富多彩,充实而宁静。不论贫穷富贵,都应常怀一颗追求善良高尚的心,而不必事事都斤斤计较,压在心头,应

当敞开心胸,容纳天地万物,保持心情愉快,做喜欢做的事,与喜欢的人在一起,才是人世间最从容智慧的处世之道。而那些是一些鸡毛蒜皮事得不亦乐乎,不懂得知足常乐,总为一些蝇头小利闹心者,才是不明事理的糊涂人。

白居易在《不如来饮酒七首》中又说:“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司马迁在《史记》里也讲:“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放眼古今中外,那些辛辛苦苦挣来的亿万家产,你死我活争来的大权高位,勾心斗角明争暗夺得到的浮名,其实都不过是鸡虫得失,蜗角上的一根牛毛。很多人却为此苦苦争了一辈子,从满头青丝争到两鬓斑白,想想也是挺可悲的。

苏轼也与白居易同感,在《满庭芳》里说:“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忙忙。”为了一点蜗角微利,虚名,犯得着那么忙吗?一辈子很短暂,哗啦啦啦就过去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干,要努力创造生活,享受生活,保卫生活,实现人生价值,以求青春无悔。而且,人生在世,所需十分有限,“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仅三餐”,那些强取豪夺,拼死拼活争来的东

西,绝大多数都用不上,反倒成了名缰利锁、人生羁绊,确实是很愚蠢的行为。还不如淡泊名利,看轻身外之物,够吃够喝够用够花就行了,或可参看《菜根谭》的高见:“一场富贵,狠狠争来,虽得还是失;百岁好光阴,忙忙过了,纵寿亦为天。”

既然如此,不妨听听黄庭坚在《喜太守毕朝散致政》里的劝诫:“功名富贵两蜗角,险阻艰难一酒杯。百体观来身是幻,万夫争处首先回。”人生在世,有时候就要在“万夫争处”急流勇退,这需要有超常智慧、宽阔襟怀,还要有过人见识。春秋范蠡,西汉张良,东汉严子陵,东晋陶渊明,皆是此类高人,也都得了善果。还有晋人张翰,见秋风起,生出思乡之情,想念老家的蔬菜、莼羹、鲈鱼,毅然退出你争我斗的官场,回归故里,既享受了天伦之乐,又避免了受身后八王之乱的连累。

不屑于蜗角之争,小视蜗角微利,既是人生智慧,也是经验总结,若能参透此论,践而行之,不敢保你升官发财,大富大贵,起码可换来个怡然自得,心平气和。

□王兆贵

名花与杂草

花与草原本都是自然之子,它们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分野。有些花,看上去就是草;有些草,说起来也叫花。名花与杂草的区别,除了其自身的状貌以及对人有无利用价值外,还在于个体眼光和主观判断。自然界没有价值为零之物,无用和有用是相对的。此处无用的东西换到彼处,可能有大用;彼处有用的东西换来此处却无用,是因为用非所用。

唐代名臣韩滉,曾碰到故人之子登门向他求职,但考察了一番后却发现其一无所长。韩滉同他一起吃饭时发现,从开筵到散席,他从未左顾右盼,也没与同座客人交谈过。几天后,韩滉安排他监管仓库大门。这个人上岗后,终日正襟危坐,从不擅离职守,比门神还要严肃,从此无人敢再随便出入。

以画作《五牛图》闻名于世的韩滉,没想到用人的眼光也如此独到。冯梦龙评价说,若都像韩滉一

样用人,天下就不会有弃置之才,荒废之事了。如果说,韩滉用人之道属于人尽其才的典例,那么舒尔茨的用人之道则是才尽其用的范本。

舒尔茨经营咖啡店初期,曾招聘过一个能说会道的服务生。起初,这个服务生还挺受欢迎,可上岗一段时间后,顾客的投诉却渐渐多了起来。原因是他手脚不够麻利,工作效率偏低,时常出点小差错,偶尔还会把咖啡溅到客人身上,弄得大家很狼狈。尽管他也能接受顾客的批评和老板的指正,但因天性使然,情形并没有多大改观,咖啡店只好将其解聘。在那个服务生离开前,舒尔茨对他说:“你虽然不适合我们这里的工作,但有一个地方可能更适合你。”说着,舒尔茨拿出一封已经写好的推荐信,让他去自己朋友经营的一家公司应聘推销员。后来,这位年轻人顺利地通过了面试,并在这个岗位上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成为一名出色的推销员。